

拒迎之間：一九五〇、六〇年代

臺語歌曲中對於「都市」的兩種態度^{*}

羅景文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本文承蒙兩位審查委員惠賜審查意見，讓筆者得以釐清相關問題，使本文的論點能更為周全，謹致謝忱。審查委員的提醒，與筆者進一步的思考，詳見內文。

摘要

人的移動不僅串連城市與鄉村，同時也賦予城鄉彼此不同的價值判斷。而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語流行歌的「都市書寫」，便是在「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中突顯／互顯了人們對於兩者的態度與價值判定。經由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五〇、六〇年代臺語流行歌的「都市書寫」已經相當多元豐富，不僅表達離鄉人生的悲苦與哀愁，以及對都市的疏離與批判；也讓我們看到人們對於都市的嚮往與熱愛，留下不少書寫都市景象的作品。這種情形顯示：不必透過不同世代之間的比較，同一個世代本身就存在著對於都市的不同看法，表現出對都市生活適應的差別，同一個族群或是世代由此展現出多元複雜的面貌。所謂「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歌曲不僅具體而微地反映社會現象，也表達了對於小人物及現實的情感與關懷。這種藉由歌曲所傳達出來的時代心聲、社會現象，也同樣值得我們深入觀察與思索。而這些歌曲也繼續為人們傳唱不輟，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資產。

關鍵字：臺語歌曲、都市書寫、城鄉差距、排斥與認同

一、前言

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臺語流行歌雖然經歷了興衰起落的過程，但仍可視為臺語歌曲的黃金時代。臺語流行歌與庶民的生活緊密連結，不僅唱出人民的心聲，也反映了時代的脈動、社會的變遷，呈現出豐贍多元的文化面貌。而隨著戰後經濟情勢的轉變，由農業逐步邁向勞力密集的工業社會，農村的過剩勞力紛紛湧向都會區尋求工作機會，這些青年男女因而成為都市／都會的一員，其中又以臺北為吸納這些從鄉村移動到都市之青年男女的大本營。¹他們在與都市及都市文化接觸互動的過程中，出現許多新的時代現象，不少作詞家便敏銳地觀察到這樣的現象，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參與了這樣的時代潮流。所以這類描寫身處都市者的處境與心境的「都市書寫」，遂在歌曲與時代的互動中，成為臺語流行歌重要的主題之一，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

而當我們回顧歷來研究的成果時，最常被研究者拿來討論的是：

（1）青年男女進入都市的原因與心理狀態，主要是他們對於都市謀生

¹ 臺北是當時都市化最快，人口移入最多的城市，也因此往往成為臺灣都市書寫的代表。研究者在研究臺灣文學中的都市書寫時，亦多以臺北為主，例如由鄭明娳主編的《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11月），幾乎是以「臺北」為對象展開論述與研究。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臺語流行歌，也出現了許多以「臺北」為書寫對象或發生場景的歌曲。不過，此時的臺語流行歌還是有許多未標明都市名稱，僅以「都市」或「城市」為名的歌曲。這些歌曲觀察或記錄的是臺灣都市的普遍現象，歌詞之中並未使用或指明「臺北」一詞，以及與臺北有關的意象，因此我們不宜「對號入座」，將其視為以臺北為模型而創作出來的歌曲。筆者認為臺語流行歌曲「都市書寫」中的參照座標並非只有臺北一地，本文雖引用不少書寫臺北的臺語流行歌，但也注意到不少以描寫臺灣都市普遍現象的臺語流行歌曲。因此，本文仍以「都市」為題，而不以「臺北」為題。在此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謹致謝忱。

的嚮往與期待。²其中最為人所熟知，也是最常被人們拿來討論的，便是〈孤女的願望〉與〈田庄兄弟〉這兩首深鏤時代特色的歌曲。³（2）異鄉遊子在都市迸發的「鄉愁」，其中有著經典地位的則是〈黃昏的故鄉〉、〈媽媽請您也保重〉這兩首歌。⁴總的來看，這些臺語流行歌曲的特色，正如陳培豐所言：

在〈孤女的願望〉、〈田庄兄弟〉、〈媽媽請你也保重〉、〈黃昏的故鄉〉這些歌曲中，歌詞填譯者均把離鄉的無奈、無助，以及到都市後的不安和懷鄉的哀愁表露無遺。而由於離鄉工作，並非臺灣傳統制度下的必然，也因此回家——將來如果賺到錢便要衣錦還鄉，這種殷切的願望便成了

- 2 可參見：（1）李筱峰，〈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臺灣歌謠與臺灣的政治和社會〉，《臺灣風物》第47卷第3期（1997年9月），頁143 - 151。（2）楊克隆，〈臺語流行歌曲與文化環境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頁156 - 159。（3）吳國禎，〈吟唱臺灣史〉（臺北：財團法人臺灣北社，2003年6月），頁159 - 161。（4）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新店：向陽文化，2005年8月），頁138 - 151。（5）杜文靖，〈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板橋：臺北縣文化局，2005年12月），頁112 - 127。（6）呂興昌，〈五花十色ê面象（bin-chhiuⁿ）－論葉俊麟歌詩ê人物書寫〉，收入林淇濱主編，〈作詞家葉俊麟與臺灣歌謠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8年12月），頁10 - 14。（7）賴恆毅，〈葉俊麟詞作中的臺北都會風情〉，收入林淇濱主編，〈作詞家葉俊麟與臺灣歌謠發展研討會論文集〉，頁90 - 91。（8）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2期（2008年6月），100 - 102。
- 3 如李筱峰認為：「〈田庄兄弟〉敘述一位青年離開農村家鄉乘火車赴臺北的沿途心情，也表露農村青年投身工業社會的心路歷程。其中，竟然明白表示不願再聞農村土味、不願再騎犁田的水牛、不願再聽鄉間水蛙的咯咯叫聲，要『趁著機會』到臺北謀生，這個『機會』，就是50、60年代臺灣急速工業化的過程。」見〈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臺灣歌謠與臺灣的政治和社會〉一文，頁147。又如杜文靖提到：「〈孤女的願望〉這首歌……很忠實地反映了臺灣社會經濟起飛初期，農業社會漸漸邁入工業化社會的社會狀況，把工業初期，城市吸引鄉村青年離開故鄉投身大都會，投效於工業生產的情形，做了詳細的記載。」《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頁115 - 116。呂興昌先生則認為這兩首歌不僅描述了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灣社會急速工業化的現象，更可以透過葉俊麟細膩的文學手法，看出「孤女」主動追求理想，以突破困境，並與其他女性相濡以沫、相互取暖的心理狀態；或是農村青年「拼去臺北」尋求發展的「集體做夢ê心理」，詳見〈五花十色ê面象（bin-chhiuⁿ）－論葉俊麟歌詩ê人物書寫〉，頁11 - 14。
- 4 可參見：（1）李筱峰，〈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臺灣歌謠與臺灣的政治和社會〉，《臺灣風物》，頁143 - 151。（2）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2月），頁97。（3）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頁138 - 151。（4）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頁102。

許多歌曲中，必然出現的詞句。⁵

這些歌曲實為紀錄時代變遷的最佳的社會文本，我們亦可從中窺見在都市奮鬥的青年男女對於都市及都市文化的感受。異鄉遊子在「離鄉」與「懷鄉」這兩種類型的歌曲裡，似乎表達出無能為力或是充滿哀愁的負面感受。然而，遊子「離鄉」與「懷鄉」的歌曲，不是書寫都市之流行歌的全部，也並非人們在面對或看待都市的態度與感受之全貌。事實上，隨著人物身份與處境的不同，便會影響他們看待都市的視角與方式，對於都市的看法也就有所差異。我們應該從更為多樣的歌曲，來探討人們對於都市的態度。

因此，我們進一步思考，在農村與都市的移動與定置之間，人們是怎麼看待都市的？他們又是如何表達？而當他們表達出對於都市的理解時，他們的身份及其所處的環境為何？在看待都市的過程中，他們突顯或隱藏什麼價值觀念或是特定符號？其用意與目的又是為何？為了釐清這些問題，本文將依循以下脈絡討論五〇、六〇年代臺語歌曲中對於「都市」的兩種態度：首先，說明人們在排斥抗拒都市時的處境與心境，觀察他們與都市的互動情形；其次，分析人們何以對都市產生認同，以及這種書寫方式在臺語流行歌曲史上的意義；最後為結論。

二、被抗拒排斥的都市及都市文化

當寓居都市的異鄉遊子唱出「離鄉」或是「懷鄉」的歌曲，這個動作本身就傳達出對於都市及都市文化的一種態度，甚至是一種價值批判。這類具有鄉愁情結的歌曲，黃裕元認為：

從心理層面來看，在都市化歷程裡，也反映出群體對都市生活普遍的不適應感，由於對都市的不適應，興起對鄉村

5 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頁105-106。

的懷念、盲無目的地打拼、奮鬥，午夜夢迴之間對人生展開懷疑，於是只能以「為故鄉、為等待的人」，只能以「遲早要回到鄉村去」，來填補心靈的空虛、寂寞。社會上普遍的「思鄉」症狀，透過這樣的社會診斷，我們可以稱為之一對現代都市生活的「集體水土不服」。⁶

小人物在努力打拼之餘，故鄉往往成為慰藉心靈的夢土。他們有著既濃且醇的思鄉情緒，懷念著家鄉的一草一木、山水田園，或是思念親人愛人，尤其又以「媽媽」這個角色最常進入遊子的夢鄉。他們的耳邊時常響起離開故鄉時，母親所交待的話語，於是有了像〈媽媽交待的話〉、〈媽媽請您免掛意〉、〈媽媽您好嗎〉、〈媽媽請您也保重〉這樣以母親為主要的思念之對象的歌曲。作詞者運用「母親」將遊子懷鄉的抽象情思轉化為明確的意象表達，母親與故鄉遂成為相互指涉、彼此融通的意念。

而當遊子滿懷期待投身大都市，卻遭受挫折打擊時，常感嘆起自身的渺小不堪或是時運不濟，就像由葉俊麟（1921 - 1988）作詞的〈寧可返來去〉這首歌：

無希望一生來 站在農村過日子 / 暗中來離開著 寂寞的鄉里
期待快樂將來 雖然來到繁華的都市 / 誰人知事事沒通
誰人知事事沒通 / 啊……沒通照心意

心悶悶每暗來 夢見農村草色青 / 一時來思慕著 寂靜的滋味
黎明可愛清風 吹來叫阮不通心纏綿
最好是看破返來 / 啊……返來站鄉里

小人物依違於城市與鄉村之間，這種不得其所的疏離與飄蕩，不但強化了他們對於家鄉的情感認同與連結，有著強烈的歸屬感，也更加深他們與都市之間的距離與扞格，容易轉而成為對外在都市的批判。最後常將

6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頁151。

問題歸結於無可奈何的命運作用。⁷如此一來，讓他們不斷（在夢裡）回顧的故鄉往往是「快樂的鄉庄、美麗的樂園」，而這樣的歌詞其實隱含著「不快樂的都市、不美麗的都會」的弦外之音，所以人們唱著〈臺北有什麼稀奇〉（葉俊麟作詞）：

臺北臺北、臺北有什麼稀奇咧 / 為前途離開故鄉來到大都市
 臺北是無情悲傷的城市 / 啊……思念你思慕著鄉里
 環境來迫我分離自嘆心憂悲 / 引阮想離鄉時父母的言語

臺北臺北、臺北有什麼稀奇咧 / 表面是快樂的都市彩燈光熾熾
 滿腹是憂愁味虛情的城市 / 啊……熱情夢從此來打醒
 最好著緊返來去可愛阮鄉里 / 返來去懷念的故鄉的懷裡

遊子為了追尋理想，不得不忍耐著離開鄉里的不適，投入都市之後，才發現原本寄予「熱情夢」，以及光鮮亮麗的場域，卻變成了「無情悲傷」、「憂愁虛情」的傷心地，都市讓遊子產生了強烈的不適感、無歸屬感（rootless）。至此，吟唱者陷入了雙重的違和感（a sense of incongruity）之中，成為離鄉背井的都市零餘者、畸零人。歌曲最後則以「最好著緊返來去可愛阮鄉里」作結，歸鄉是修復疲憊身心的唯一方式，以此遙契田園詩始祖陶淵明（約365 - 427）的「歸去來兮」。由陳明作詞〈思鄉的女兒〉也表達了這樣的心境，歌詞寫到：

夜半小路伴孤燈 冷風吹無停 / 思念故鄉爸爸媽媽 希望回家庭
 無想出外來謀生 顛倒誤前程 / 親像這款呆環境 引阮嘆人生

7 臺語流行歌因為篇幅短小，沒有足夠的篇幅探討複雜的問題，便經常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因此在淺顯易懂的陳述裡，多以「命運」或是「環境」作為解答問題的答案，這也是通俗文學常見的特色之一。而這種人類尋求事物發展的原因，在心理學上即稱之為「歸因」。在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編，《社會心理學》（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88年4月）提到：「為了瞭解發生在自己四周的事情，人們往往會探究事情發生的原因。這種為行為尋找原因的過程就稱之為歸因（attribution）。大部分的時候，人們都會經由適當的訊息處理而達到正確的歸因，但是有時候，因為種種原因，人們也會有偏差的歸因。成功或失敗後的不同歸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通常人們傾向於將成功歸因於內在因素，例如：自己的能力、努力、或特質所造成，而將失敗歸因於外在因素，例如：機會、運氣、他人所造。」頁527。將失敗歸咎於命運或是外在因素，「能為他們的不幸、挫折和屈辱提供一個『替罪羔羊』，以減少自責、自咎和憤懣，並維護他們的尊嚴」，到達安慰人心的效果。引文見王溢嘉，《命運的奧義》（中和：野鵝出版社，1994年6月），頁181 - 182。

歌曲中口白則云：「離家離鄉入城市，在外生活又數年，總是感覺真無味，唉！最好也是回鄉里啦」。⁸由此可知，多數「離鄉」或是「懷鄉」的歌曲在表達對家鄉的懷念，以及對於田園生活之企想的同時，也反襯出都市生存的疏離與無力。此時身處異鄉的遊子對於都市的態度多是負面的，寓含了批判都市及都市文化的價值意識。⁹作詞家所刻畫的內容，並非少數人物的遭遇，而是許多出外人的集體經驗與共同記憶，所以這類歌曲往往引起他們的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離鄉懷鄉歌曲大多直接取用日本曲調，歌詞也有襲用日本原曲的痕跡，最鮮明的例子便是〈孤女的願望〉、〈田庄兄弟〉、〈媽媽請你也保重〉，以及〈黃昏的故鄉〉等名曲。五〇、六〇年代臺語流行歌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情形，是與當時臺灣的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以及唱片生產製作狀況有密切的關係，因而呈現出與當時日本「都市民謠演歌」、「都會調流行歌」潮流相呼應的情形。這類翻唱歌曲曾被視為藝術水準不高的「混血歌曲」，並對當時的歌曲創作造成威脅。¹⁰不過，隨著研究視角的改變，學界也逐漸肯定其藝術價值¹¹，甚至認為這是臺灣人重組東亞歌謠文化之「類似」和凸顯「差異」的方式，來開始重構本土文化，以試圖形塑一個嶄新的自我。換言之，這些

8 這種情緒亦可以愁人（文夏）作詞的〈可愛的故鄉〉為代表：「返來去故鄉 返來去可愛的故鄉／返來去故鄉 父母的身邊／咱的故鄉 生活無憂 充滿人情味／都市的生活 對咱實在無趣味 實在無趣味／返來去故鄉 返來去可愛的故鄉／返來去故鄉 父母的身邊」。

9 懷鄉歌曲裡的主角雖然大部分是失意之人，但也有少數是都市適應良好者，如由愁人（即文夏）作詞的〈懷念家鄉一封信〉便提到：「雖然在繁華都市事事都是很滿意／我也會有時想起／我也會有時想起／啊……啊……家鄉的人人」；又如由古意人（即郭一男）作詞的〈寄給媽媽的批信〉也說：「我站在他鄉總是 真好過日子／頭路雖是無外多錢 嘛攔有趣味／請您著不免掛念 不免來掛意／夜深人靜 孤單一個坐在桌邊／懷念故鄉美麗風光 寫批心綿綿／媽媽的媽媽的慈愛笑容／啊……給我攔來夢見」。由此可見，無論失意還是得意者都會有懷念家鄉故土的思緒，只不過失意者更容易在羈旅漂泊、挫折打擊之中觸動思鄉的情緒。

10 詳見：（1）黃國隆，〈談三十多年來國內歌曲的產銷〉，《益世》第3卷第7期（1983年4月），頁21。（2）莊永明，〈由臺灣歌謠看臺灣史〉，收入陳郁秀編，《音樂臺灣一百年論文集》（臺北：白鷺鷥文教基金會，1997年11月），頁16。

11 相關探討參見：（1）黃裕元，〈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 - 1971）〉（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頁173 - 179、187 - 191（2）廖純瑩，〈移植與內化：五、六〇年代臺語翻唱歌曲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頁52 - 68。（3）鶴田純，〈1950、60「日本曲臺語歌」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

歌曲在翻唱的過程，也展現了精緻的本土化、在地化的歷程。¹²因此，這些離鄉懷鄉歌曲並非只是單純移植日本歌曲的形式與內容，反而真切地傳達出臺灣人在面對如斯情境時的「心聲」，我們正可以透過這些歌曲一窺遊子對於故鄉和都市的理解。¹³

而除了在都市裡奮鬥打拚的「出外人」，透過歌曲表達他們對都市的看法之外，亦有他們的親人或是第三者來傳達他們對於都市的理解和態度。如由蜚明作詞的〈妹妹！返來去故鄉〉這首歌，在第一段和第三段歌詞提到：

妹妹你著想看覓 妳著想看覓
雖然繁華的都市 不攔冷淡無稀奇
我知妳是重情義 無疑妳會心稀微
啊…可怕的都市 希望妳趕緊回返
回返咱鄉里

妹妹你著想看覓 妳著想看覓
無想妳的年紀輕 一個田庄的女性
都市男性假正經 不可為情來犧牲
啊…趕緊返來去 田庄的彼個兄哥
等妳要做親

對這一位積極勸說妹妹返回家鄉的兄長或是姊姊來說，都市繁華的表象掩藏著複雜的人際關係，有著令人容易迷惑或是受到欺騙的虛情假意，對於不識世事、沒有社會經驗的田庄女子而言，這樣的都市就像是會將人吞噬的可怕的龐大巨獸。相較之下，田庄是熟悉的、安全的、純樸的，而老實誠懇的田庄兄哥才是她的理想對象。因此，希望妹妹能在深思熟慮之後回到家鄉。這樣的歌曲其實反映了當時某些人排斥抗拒都市的看法，他們擔心「一個由鄉村移居都市的人，必因都市過量感官與心

12 詳見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頁79-133。

13 關於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語流行歌襲用日本歌曲的探討，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謹致謝忱。

理負擔而變壞；在此種複雜的都市社會中，似乎失去了改變和控制環境的能力。」¹⁴在這樣的想法的作用之下，都市與鄉村也就陷入了一種二元對立或是衝突的緊張關係。

由阿丁（即鄧君華）作詞的〈你不通恹恹〉這首歌，亦從城鄉差距來思考鄉村與都市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云：

你恹恹你恹恹 / 坐著火車抹去叨位
一個俗俗 乎人笑你 你知也不知
咱站在南部庄腳的所在 / 那去到臺北都市 / 會來乎人看無起
所以我希望你 著愛來考慮

你恹恹你恹恹 / 去到臺北你著知影
一個俗俗 碗公講碗鏘 戶碇講戶呆
咱站在草地鄉村的所在 / 每日生活真自在 / 何必去給笑大呆
所以我希望你 著愛來考慮

你恹恹你恹恹 / 要找頭路真無簡單
一個俗俗 國語講抹通 算盤擱無摸
咱站在下港田庄的所在 / 犁田播稻才應該 / 也通完成咱將來
所以我希望你 著愛來考慮

作詞者希望南部的鄉村青年不要到臺北尋求發展，他提出了三個原因。第一，南部鄉村青年的「俗俗」性格與形象。這裡的「俗俗」其實源自於生活環境的差異對鄉下人所產生的刻板印象。所謂的「庄腳俗」指

14 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 - 1918）所提出的看法，影響後來的美國都市社會學家提出所謂的都市決定論，「都市決定論」主張「都市是現代社會問題的根源，都市環境必然造成社會問題，都市狀態所引起的社會脫序和人格失常又比鄉村地區嚴重。」詳見葉肅科，《芝加哥學派》（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8月），頁118 - 123。正文引文見頁120，註腳引文見頁119。這種對都市的負面陳述影響層面非常廣泛，甚至成為人們對都市的一種刻板印象，例如七〇年代中期以前的小說常出現人們對都市的隱憂，以及都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相關的討論可參見張大春，〈當代臺灣都市文學的興起——一個小說本行的觀察〉，收入邵玉銘、張寶琴、痲弦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6月），頁166 - 168。不過，這種都市決定論受到後起研究者批評與反對，研究者認為都市對於個人的影響應該依社會文化背景，以及互動的情境與對象而定，參見傅仰止，〈都市中的個人〉，收入蔡勇美、章英華主編，〈臺灣的都市社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7年8月），頁159 - 189。

的教育程度不高，或是沒有見過世面、外表裝扮較為樸素、舉行不加修飾、不懂追隨新潮流的鄉下人。隨著觀看者與被看觀者的身分與角度的不同，往往會有不同的區分與想像。¹⁵在臺北人的觀看之下，農村青年在身分位階上似乎矮了一截，因此會被「看不起」。

其次，語言及腔調上的差異。這首歌曲提到臺語的南北腔調，以及臺語與「國語」（即華語）在語言，甚至是文化和權力位階上的優劣高下。實際上，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也牽涉到身分的認同、文化和政治權力的運作。同樣是臺語，「碗公（kong）」與「碗鏹（khiang）」、「戶碇（tēng）」與「戶呆（tai）」在發音上的不同，就顯現出南北腔調的差異。腔調能辨識出身分或是族群上的差異。而腔調的不同不僅會造成生活上的隔閡，甚至成為被嘲諷取笑的對象，所以作詞者認為沒有必要到臺北被嘲笑為「大呆」。

第三，沒有與臺北人競爭的能力。歌曲提到鄉村青年「國語抹通、算盤無摸」，要找工作並不容易。戰後，國民黨政府推行國語、同時禁抑方言，造成國語的文化優勢，形成語言之間的高低優劣的評價。¹⁶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會說流利國語的人代表有較高的文化水準，往往能得到較好的工作機會，這又常是外省族群的禁嚮。¹⁷農村青年既不會講國語，又沒有經濟能力，到臺北自然謀生不易。這首歌具體而微地顯示了城鄉從語言到文化、政治，乃至於經濟位階上的優劣高低。

〈妹妹！返來去故鄉〉與〈你不通恹恹〉這兩首歌，都是告誡歌中即將前往都市，或是已在都市追求發展的農村青年男女，提醒他們都市的虛偽可怕、都市（人）對於鄉下（人）的歧視，以及在都市謀生的艱難不易。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歌曲中城鄉的對比與衝突極為鮮明強烈。

15 與「庄腳俗」相對應的詞彙，即是「都市慙」或是「都市俗」，同樣是源自於生活環境的差異而對都市人所產生的刻板印象。

16 國民政府所推動的「國語運動」曾是造成臺語歌曲衰落的原因之一，相關討論可參見：（1）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頁172。（2）楊克隆，《臺語流行歌曲與文化環境變遷之研究》，頁179-180。（3）黃裕元，〈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頁128-131。

17 陳培豐提到：「當本省人為了生活必須『趁著機會』，忍耐著離開家鄉、愛人的苦痛，無助、無奈地到都市過著不安或受資方壓榨的悲慘日子時，外省人在國家的保護下過著相對優渥穩定、且有權力的生活。」見〈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頁109。

他們將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自身的環境、語言與能力，他們認為個人的成就會受到出身背景的影響，獲得成功的機會並不公平，所以在情緒上便容易流於自卑自嘲。雖然看似抬高了都市的地位，其實他們也是從另一面批判都市及都市文化，表現出極力拒斥都市及都市文化的態度。

然而，這樣的歌曲也有它的時代意義，五〇、六〇年代農村青年男女不斷湧向都會區，他們滿懷著淘金夢想到都市發展。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能夠一帆風順、無往不利，順利發展的人並不多。由於環境的壓迫、對都市生活的不熟悉，或是自身能力的不足，使得他們多半在都市社會的底層浮沉流浪，最後不是唱著「看破返去」，不然就是繼續在都市咬牙苦撐、忍耐度日¹⁸，有的人甚至因外在的誘惑而誤入歧途，迷失在都市叢林之中¹⁹。在都市的發展並非如他們所想的那麼順遂和光明，因此這類歌曲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時代某個面向，同時也提醒著青年男女，是否要一窩蜂地跟隨潮流，畢竟都市並不是適合每一個人的。

三、對都市及都市文化的認同與接受

大多數臺語流行歌曲中的「都市書寫」，描寫的是異鄉遊子為了生活被迫離開鄉里前往都市的愁苦與不安，以及他們在都市的遭遇與境遇，並表達他們對故鄉與親人愛人的懷念。如上文所描述的，歌曲反映出他們對於都市的態度及經驗並不是愉快的，且以負面情緒居多，甚至是批判或是拒斥都市及都市文化，而故鄉才是這批飄泊都市者「信美」的故土。然而，在臺語流行歌曲也有正面書寫都市的歌曲，反映出對都市及都市文化的認同與接受。

18 這類歌曲可以愁人作詞的〈媽媽您好嗎〉為例，歌詞描寫一位在「黑暗的都市」生活三年的青年仍未回到故鄉，他說：「離開著故鄉了後 不是不返去 / 若想著現在環境 那有面返去 / 有一日若是踏著 卡好的地位 / 一定會衣錦榮歸 您的身軀邊」。

19 這類歌曲可以黃敏作詞的〈chhit-thô (七逃) 人的悲哀〉為例，歌詞寫到：「放捨家庭離開父母 流浪他鄉里 / 有時陣也會想起家鄉的代誌 爸爸媽媽 / (請您原諒) 不存的子兒 / 我猶原是人的子兒 有時也會目屎滴」、「一時罔黨受人煽動 行入黑暗路 / 有想要反悔猶原也是無法度 心愛的人 / (請您原諒) 無情的查埔 / 那是想起我的前途 心肝頭也真艱苦」。

由黃敏（本名黃東焜）作詞的〈再會可愛的都市〉歌詞便寫到：

紅燈青燈搖來搖去 黃昏的港邊好景緻
惦在船頂看見彼邊 優美的街市
若想起彼當時 初次來到他鄉里
就感覺這個都市 實在可愛無地比
再會啊 可愛的都市阮會攔再來找你

孤單來到異鄉城市 已經也過了二三年
不敢懶惰每日打拼 勞苦日連暝
年老的媽媽講 伊在家鄉真稀微
阮雖然無愛返去 算來也是不得已
再會呀 可愛的都市阮會攔再來找你

越頭看見一個都市 傷心的珠淚強欲滴
因為船螺聲音哀悲 乎阮難忘記
留戀的夜都市 今夜甲你欲離開
雖然是只有三年 阮會永遠思想你
再會啊 可愛的都市阮會攔再來找你

這首歌曲唱出一位即將離開都市返回故鄉者的心情，但卻與一般人返鄉時，那種「載欣載奔」的欣喜情緒有很大的不同，語氣中充滿著無奈的愁緒。在歸鄉的船隻啟航之前，歌者在船上回望港邊的城市，當他看到閃爍搖曳的霓虹燈，優美的港邊景色和都市街景讓他的思緒回到過去，回想他第一次踏入這個都市時，不由得發出讚嘆的情形。都市熱鬧繁榮的景象，不僅代表著生活的便利與物質的豐富，也透露出都市生機旺盛、活力充沛的生命力，是年輕人得以大展拳腳、施展抱負之處。雖然他一個人孤單來到異鄉城市，但每日全心全力投入於工作，忙碌的事業與生命的理想驅走了偶爾興起的鄉愁。這二三年來，他已經逐漸在都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處與生存之道，接受並熱愛這樣的生活，一步一步往自己的理想邁進。他因此正面肯定城市，說這是個「可愛」的都市。

然而，這種年輕人離鄉背井、出外打拚的生活模式，對於安土重遷，習慣與子女共同生活（即使子女已經成年）的為人父母者並不容易接受。²⁰「離鄉」無論是對子女、還是對為人父母者來說，大多是出自於不得已的情形下所做出的重大決定。再加上過去並沒有像今日快速便利的交通與通信設施，父母與子女不容易保持密切而多元的聯繫，社會也較為單純，異鄉遊子不容易排遣鄉愁，而為人父母者－尤其是母親，更是難以忍受子女在外奔波的離愁。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歌曲中的年老媽媽告訴他，她在家鄉感覺「真稀微」，無法排解子女不在身邊的冷清寂寞，於是提出希望子女返回家鄉的要求。

身為子女者無法拒絕母親的要求，即使百般不願意、不得已，也得回到家鄉。值得注意的是，歌詞提到「阮雖然無愛返去 算來也是不得已」，他是因為家庭因素、母親的催逼，才不得已離開都市回到家鄉，與一般因為家庭經濟狀況而不得不離開故鄉的狀況²¹，顯得大異其趣。兩種往來都市與鄉村的情況與原因，竟有如此大的不同。船隻即將啟航的「船螺聲」，也似乎感染了主角將要離開都市的愁緒，而顯得特別哀淒，回頭再看一眼這個令他留戀的都市，卻沒想到勉強忍止的眼淚差一點就要奪眶而出。最後，他不僅告訴自己，也告訴這個令他留戀的都市，他會永遠懷念它，並且許下日後會再回到這個都市的承諾。從他那「不得已」返鄉、對都市的喜愛留戀，以及離開都市傷心欲泣的情緒，可以看出他對都市的熱愛。

20 黃俊傑曾於1985年12月至1986年1月進行農民間卷調查，研究光復之後農民的社會意識。結果發現「農民認為兒子們結婚後與父母合住較好的佔43.4%，住在父母家附近較好的佔12.4%，讓兒子們各自到外地獨立較好的佔44.0%。這種變化應與社會變遷的迅速、工商業、服務業機會增加以及農業利潤長期的微薄，婦女的就業機會增加等因素有關。農家在家人關係上所受的衝擊不小，尤其是年輕人的外流使家人集中居住的情景逐漸減少。」見黃俊傑，〈光復之後農民的社會意識〉，收入廖正宏、黃俊傑，《戰後臺灣農民價值取向的轉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1月），頁112-113。由此可見，即使社會價值觀改變，使得農村年輕人越來越少與父母同居，但我們可以看到父母期待與兒子同住的想法仍佔有相當高的比例。而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社會變遷未劇，這種與子女同住的想法更為強烈。

21 如黃敏作詞的〈拜託月娘找頭路〉這首歌，第一段歌詞寫到：「大家俁在車窗邊心稀微越頭看見阮的鄉里心稀微／今日欲離開家鄉 出外去趁錢 是為著環境所致不得已／媽媽你也毋免掛意 阮大家會自己注意／可愛的故鄉喲 再會啦 媽媽再會啦」。歌中的白口唸道：「媽媽！阮不忍心看妳每日拖磨做工作，阮想欲俾朋友來去都市找頭路，若有趁錢一定會寄返來給妳，媽媽！請妳放心，再會！」

而像這樣的歌曲還可以再舉葉俊麟作詞的〈省都一封信〉為例：

你有閒來踉蹌我真歡迎 才帶你臺北街市看光景
幽雅的招牌暝時的霓虹燈 奇奇巧巧真有趣味 包你心會清
不時都惦在農村哪有啥路用

自彼時來離開已經一年 我事業雖然也未來得志
文化的潮流配合著新鮮味 稀稀奇奇真有價值 合我的心意
不相信你來參觀就知實也虛

頂一日彼張批我有接過 你最好來惦臺北無問題
一切的事項我會辦真好勢 勇敢勇敢來惦臺北 包你開心花
未輸你惦農村每日無事做

這一封從臺北寄出信，不僅描繪了臺北的都會風情，也代表著農村青年價值觀的改變。雖然他尚未達到事業發展的理想階段，但臺北「有趣味」、「有價值」的新奇事物與時尚潮流，「啥物好康的攏佇遐」，早已令他目眩神馳，讓他體驗到都會的萬象生活。在臺北的生活不但符合他的心意，也一定是讓他「心會清」、「開心花」，所以他才會極力向朋友推薦，竭力邀請友人到臺北一遊，甚至是定居在臺北。在城鄉的對比之下，農村就顯得單調、無聊，甚至每日無事可做，看不到未來的發展與前景。因此，他告訴友人不必遲疑，不需懷有鄉愁，背上行囊勇敢來到臺北就對了。這封來自臺北、介紹臺北的信，具有極佳的宣傳效果，在不斷讀取誦念之中，加深了讀者對於臺北的印象／想像，臺北似乎就是那麼繁華那麼美好的都市，令人傾心嚮往。

而六〇年代的臺語流行歌也出現了不少描寫臺北景象的歌曲，正與臺北的都市發展和進步相對應，臺北成為了臺語流行歌曲「都市書寫」中的代表之一。這類歌曲如蜚聲（即陳坤嶽）作詞的〈省都夜曲〉、李其灶作詞的〈臺北閒遊〉，洪德成作詞的〈臺北春宵〉、〈臺北是樂園〉、〈臺北春歌〉系列歌曲。其中最特別的是應該算是〈臺北春宵〉這首歌，洪德成在歌唱演唱之前，先安排了一段口白：

我最懷念的都市，我最愛的故鄉，引著阮的美夢，引著阮的青春。快樂甲浪漫，健康甲明朗的音樂歌聲，五彩的電光，行路活潑的姑娘，集成現代文化的夜都。噢！臺北，臺北，青春美夢春宵時。臺北，臺北，使阮難忘的臺北夜都市。

我們可以看到在口白裡盡是對臺北城的謳歌與稱讚。在他們的書寫之下，臺北可說是一個五光十色，洋溢健康、青春、快樂，以及充滿令人迷戀之自由氣息的現代文明城市，從正面肯定都市存在的價值。

〈再會可愛的都市〉與〈省都一封信〉這兩首歌曲表達出農村青年對於都市的強烈認同，這種對都市的認同並非來自道聽途說，或是風景名勝的廣告簡介，而是有真正的實際的都市生活體驗。農村青年在都市之中產生安適其位的認同與歸屬感，一反離鄉、懷鄉歌曲那種對於都市的貶抑，以及歌頌和美化鄉村的態度。雖然這類型的歌曲數量不多，可以算是臺語流行歌「都市書寫」中的異數，但是它們也有不可忽視的時代意義，以及在臺語流行歌曲史上的價值。

我們可以進一步透過黃裕元對於臺語流行歌與華語流行歌，在「離鄉」主題上的表現的觀察來看起，他說：

從臺語歌曲來看，臺灣人對現代工商社會表現出嚴重「集體水土不服」，轉而看國語歌曲裡的表現，則很早就表現出對離鄉人生的認同感，一方面也很能適應都會生活，於是鄉愁的歌曲就少了許多。²²

黃裕元的確觀察出在「離鄉主題」上臺語與華語流行歌的不同表現，但〈再會可愛的都市〉與〈省都一封信〉這兩首歌不僅沒有表現出臺語流

22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頁152。另外一項有趣的對比是國語歌曲與小說中對於「都市」的不同態度。相較於國語歌曲，「在臺灣小說的脈絡裡，撻伐都市、歌頌鄉村的聲浪從來不曾停止。文本再現裡的城市彷彿聚集了人類社會最低等的本能，只要一沾染上城市的習氣，就有扭曲原本純真的（鄉下）人性的威脅。」這種書寫在八〇年代開始出現轉折，在描寫都市（臺北）之惡外，也出現了較為正面的都市形象。相關探討，詳見范銘如，〈本土都市——重讀八〇年代的臺北書寫〉，收入氏著，《文學臺灣：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2008年9月），頁179 - 212。

行歌中「水土不服」的症狀，反而表達了一種對都市的認同與熱愛，在臺語歌曲裡顯得獨樹一幟，卻與華語歌曲傳達出在都市落地生根的態度較為相似。

多數研究者認為臺語流行歌中呈現出對都市的認同與歸屬感，要等到九〇年代才出現，論者最常討論的歌曲莫過於林強的〈向前走〉，為了方便說明，我們再次引用黃裕元的看法：

林強與黃西田的心態差異，直接反映出兩個世代對都市生活適應能力的差距。林強唱道「卡早聽人唱臺北不是我的家，但是我一點啊攏無感覺」，對照起羅大佑唱〈鹿港小鎮〉時對都市的違和感，九〇年代的年輕人對臺北的繁華是貼近的、喜好的。對九〇年代的鄉下青年而言，與其待在故鄉安穩度日，不如前進臺北，他們不再是六〇年代的「田庄兄弟」，而是「春風少年兄」。他們很快就適應了車水馬龍、鋼筋水泥的居住環境，享受臺北的新奇與便利，於是搭上了「浮雲遊子」的那一班特快車，展現出都會世代要落地生根的氣魄。²³

黃裕元巧妙地運用「田庄兄弟」與「春風少年兄」兩個人物形象，來比喻兩個世代對於都市之態度與感受的不同，對於人生的理想也有所差異。²⁴但透過我們對上文〈再會可愛的都市〉等臺語流行歌曲的分析，可以發現不用等到九〇年代，最晚在六〇年代就有田庄兄弟唱出像「阮欲來去臺北打拚。聽人講啥物好康的攏佇遐」、「我的理想佢希望攏佇這」這樣的歌曲，具有十分特殊的時代意義。他們對於都市與都市文化的接受與認同，甚至有要「釘根」於都市的想望，衝擊我們對於一九五

23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頁157-158。並可參見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頁236-237。杜文靖，《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頁124-127。

24 呂興昌先生也提到：「葉俊麟ê書寫tú佢九〇年代開始林強所寫ê〈向前走〉有一个真明顯ê歷史對照：葉俊麟所寫ê田庄兄弟，雖然將希望寄tī臺北，伊ê『故鄉』卻是猶原tī庄腳……林強向前行，『啥物攏不驚』所反應ê是，伊beh tiàm臺北建立『新故鄉』。無共款ê年代、生活、思想背景，就產生無共款ê歌謠，che是真值得觀察ê現象。」見呂興昌，〈五花十色ê面象（bin-chhiuⁿ）—論葉俊麟歌詩ê人物書寫〉，頁14。

○、六○年代臺語流行歌的理解。雖然世代差異如同研究者觀察與研究的結果，但還是有異質的聲音提醒我們，在相同的時代，他們站在不同的立場看待問題、思考問題，提出各種可能的答案與可行的方法，匯集成為多元廣闊的社會面貌。這正是這類歌曲在時代意義和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

四、結語

人的移動不僅串連城市與鄉村，同時也賦予城鄉彼此不同的價值判斷。而一九五○、六○年代臺語流行歌的「都市書寫」，便是在「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中突顯／互顯了人們對兩者的態度與價值判定。在遊子的心中，對流浪於都市充滿無能為力、苦悶哀愁的負面感受，故鄉則是他們依戀與執著的夢土。他們在都市的處境與心境是不得其所的疏離與飄蕩。至於對家鄉的親人或是第三者來說，都市的繁華充滿許多假象。而且，農村青年在語言、文化、政治，乃至於經濟位階上的弱勢，使得他們並不容易在都市獲得發展，這傳達了人們對於到都市謀生的質疑與批判。然而，另一群人則認為都市有別於鄉村的枯燥、無趣，沒有未來性，而主張到生機旺盛、活力充沛的都會闖蕩，也可以找到屬於他們的安身立命之處。他們不僅沒有水土不服，反而樂在其中，甚至是呼朋引伴，共同享受繁華熱鬧的都市生活。

實際上，隨著人物身份與境遇的不同，每個人對於「故鄉」和「都市」的態度便有所差異，也可能隨著自身心境的變遷，不斷地改變對「故鄉」和「都市」的看法，衍生出複雜多樣的態度與情緒，而處於一種不斷流轉游移的動態狀況之中。換言之，人們對於「故鄉」和「都市」的理解，便在「拒」與「迎」之間所形成的光譜中來回移動，交映出不同的人生觀與價值觀。而「都市書寫」裡之「拒」與「迎」的兩種

態度，便是歌曲中最鮮明的印記。²⁵

總的來說，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臺語流行歌的「都市書寫」已經相當多元豐富，不僅表達離鄉人生的悲苦與哀愁，以及對都市的疏離與批判；也讓我們看到人們對於都市的嚮往與熱愛，留下不少書寫都市景象的作品。這種情形顯示：不必透過不同世代之間的比較，同一個世代本身就存在著對於都市的不同看法，表現出對都市生活適應的差別，同一個族群或是世代由此展現出多元複雜的面貌。所謂「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歌曲不僅具體而微地反映社會現象，也表達了對於小人物及現實的情感與關懷。這種藉由歌曲所傳達出來的時代心聲、社會現象，也同樣值得我們深入觀察與思索。相信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能對五〇、六〇年代的臺語流行歌有更為全面的理解。而這些歌曲也繼續為人們傳唱不輟，成為重要的社會文化資產。

25 在「拒」與「迎」的情緒之外，審查委員曾提醒筆者，在都市書寫之中尚流露出一種「忍耐」心理狀態。筆者認為這種「忍耐」情緒，亦是在「拒」「迎」之間移動，而偏向於「拒」的一種態度。就相關歌曲來看，許多歌曲的「忍耐」，多流露出一種不得不的悲苦無奈感，同樣表達出遊子身處都市，既無法忘懷故鄉，亦無法適應都市生活的雙重不適感（也有可能是要身處故鄉的親人忍耐離別的愁緒）。這類歌曲例如〈異鄉落雨暝〉：「自嘆前途茫茫心空虛／為怎樣雙人的情意 未凍照順序／偏偏離開千里 偏偏離開千里／才來心哀悲 總是暫時忍耐等待」（葉俊麟作詞）、〈思鄉悲情〉：「雖然是惦在異鄉忍耐過日子／嘎嘎！若想起家鄉的代誌／猶原心哀悲」（黃敏作詞）。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們若是有著擁抱都市的態度，那又須在歌曲裡表達出「忍耐」的情緒呢。在此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謹致謝忱。

五、參考書目

（一）專書（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列）

- 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編，《社會心理學》，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88年4月。
- 王溢嘉，《命運的奧義》，中和：野鵝出版社，1994年6月。
- 吳國禎，《吟唱臺灣史》，臺北：財團法人臺灣北社，2003年6月。
- 杜文靖，《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板橋：臺北縣文化局，2005年12月。
- 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2月。
- 黃裕元，《臺灣阿歌歌：歌唱王國的心情點播》，新店：向陽文化，2005年8月。
- 葉肅科，《芝加哥學派》，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8月。

（二）學位論文（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列）

- 黃裕元，〈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 - 1971）〉，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
- 楊克隆，〈臺語流行歌曲與文化環境變遷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
- 廖純瑩，〈移植與內化：五、六〇年代臺語翻唱歌曲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 鶴田純，〈1950、60「日本曲臺語歌」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

（三）期刊、會議論文（依作者姓名筆畫排列）

- 呂興昌，〈五花十色ê面象（bīn-chhiuⁿ）－論葉俊麟歌詩ê人物書寫〉，收入林淇養主編，《作詞家葉俊麟與臺灣歌謠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8年12月，頁1 - 15。

- 李筱峰，〈時代心聲－戰後二十年的臺灣歌謠與臺灣的政治和社會〉，
《臺灣風物》第47卷第3期（1997年9月），頁127 - 159。
- 范銘如，〈本土都市——重讀八〇年代的臺北書寫〉，收入氏著，《文學臺灣：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2008年9月，頁179 - 212。
- 張大春，〈當代臺灣都市文學的興起——一個小說本行的觀察〉，收入邵玉銘、張寶琴、痲弦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6月，頁162 - 175。
- 莊永明，〈由臺灣歌謠看臺灣史〉，收入陳郁秀編，《音樂臺灣一百年論文集》，臺北：白鷺鷥文教基金會，1997年11月，頁4 - 22。
- 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2期（2008年6月），頁79 - 133。
- 傅仰止，〈都市中的個人〉，收入蔡勇美、章英華主編，〈臺灣的都市社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7年8月，頁159 - 189。
- 黃俊傑，〈光復之後農民的社會意識〉，收入廖正宏、黃俊傑，《戰後臺灣農民價值取向的轉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1月，頁73 - 107。
- 黃國隆，〈談三十多年來國內歌曲的產銷〉，《益世》第3卷第7期（1983年4月），頁19 - 22。
- 賴恆毅，〈葉俊麟詞作中的臺北都會風情〉，收入林淇瀆主編，《作詞家葉俊麟與臺灣歌謠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8年12月，頁87 - 98。

Between Resist and Receive : A Study of two Attitudes about “City” in Taiwanese Songs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Ching-wen Luo

Abstract

Moving of people not only connects city and country but also judge of city and country. Taiwanese songs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reflect people's attitudes and valuations about city and country. There are many abundant meanings of Taiwanese songs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se songs express the nostalgias and alienation of stragglers. At the same time, some people have a passion and yearning for city life, and leave many compositions of city writing. Then, the same generation has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adaptability of city. That is to say, the same generation or group has abundant features itself. These songs not only miniature social phenomenons but also represent attention with the nobodies. There are many plentiful meanings of Taiwanese songs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People will sing those songs forever. Taiwanese songs are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assets.

Keywords : Taiwanese songs, city writing, discrepancy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exclude and recognize